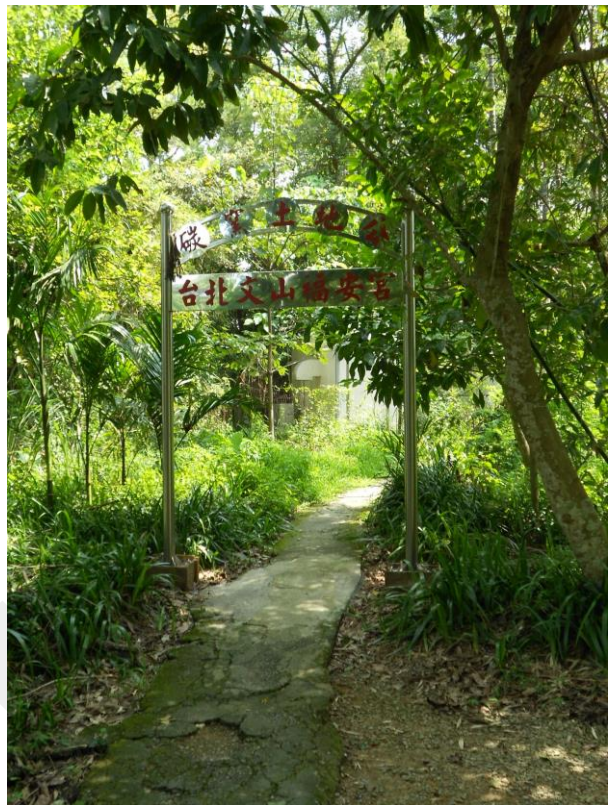


仙跡何處？

2014 夏天，仙跡岩麥田支線上傳來卡拉 OK 歡唱聲，抬頭一看是「礮窠土地公」耶！真的是這裡，找到了！我心中欣喜，果然阿仙伯當初跟我說：「那裡常常有人在唱卡拉 OK」的這個提示是對的。我帶著雀躍期待的心情入內探訪，但沒有看到阿仙伯的蹤跡，詢問那些唱卡拉 OK 的人們：「請問你們知道這邊有一個賣手工拐杖的阿伯嗎？」他們說：「喔！那個之前會在樹下賣拐杖的阿伯嗎？有一陣子沒有看到他了耶！聽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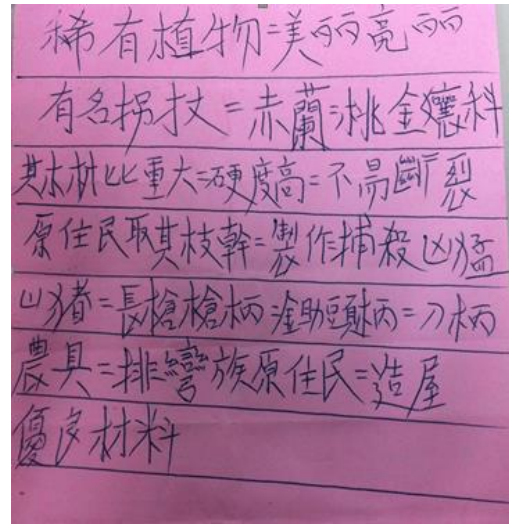
他身體不太好，這一陣子都沒上來...。」我心中一揪，不知道阿仙伯最近好不好？

與阿仙伯相識在 2013 年深秋，我接到急診社工同事的轉案，說是一個腸胃道穿孔修復術後，無健保、無家屬照顧的病人，也聽聞他在急診期間原本拒絕開刀，經過醫護人員及社工多次的勸說，加上三天的折騰，疼痛加劇，才屈服接受手術。到病房與阿仙伯會談，他說他沒結婚、父母都走了，獨自借住在仙跡岩一帶，靠著做手工拐杖生活，只剩下一個精神有問題的妹妹住在老家，其他兄弟姊妹都已各自成家，加上過往的一些細故，和大家都已經很久沒有聯絡了。經過一段時間的訪談後，他才勉為其難的從皮夾裡翻出那張陳舊的紅紙條，上面記載著一些手足的聯絡方式，在他的同意之下，我嘗試撥打上面的號碼，僅聯絡上一個遠在東部的姊姊，但她的身體也不好，無法北上照顧阿仙伯，無人照顧的窘境回到原點。另外，他從未加入健保，過去如身體不適，都是自己找草藥或買成藥吃，對西方醫療的陌生和對費用問題的擔憂，讓我們漸漸理解為何他在第一時間不願接受手術治療。

術後阿仙伯意識雖已清醒但很虛弱，加上身上還有許多管路，照顧需求是很明確的，因此我與護理長合力運用了看護公司回饋醫院的義務班，並且聯繫外界資源，加上本院急難救助補助僱請看護，解決了病人在院照顧的問題。在阿仙伯的行動力較恢復時，我協助他備齊戶籍、財稅資料，與看護阿姨一起推著他到健保局辦理健保加保，幫助阿仙伯領到人生第一張健保卡，並趕緊回醫院將自費身分改為健保。經過約 20 天的休養，阿仙伯的病情已穩定可出院，但他的身體狀況還無法支撐他走回山上的住處，我與阿仙伯討論他出院的去處，他說會先去找朋友協助，若朋友不能接納他，再去住旅館或短期租屋，待身體恢復後再回山上。

一個月後的回診日，我與阿仙伯約在健保署，陪他去辦理五年健保欠費的分期繳納，也教導他如何使用郵局或便利商店逐月繳交積欠的健保費用。阿仙伯說他恢復的不錯，已經回到山上工寮生活，當初社工幫忙找的慈濟師姊偶爾也會來看他，他也答應師姊等身體好了，要回山上做拐杖送給大家，但現在還沒辦法去山裡面找木頭，不過阿仙伯給自己一個目標，預計要在清明節前完成這件事，我提醒他不要太累，但阿仙伯說：他說到一定要做到！

幾個月後，阿仙伯帶著四支手工拐杖出現在辦公室門口。向來我們對於病人的餽贈必定推辭，但面對這種量身訂做的禮物，貼心的附上木頭材質與用途的小紙條，實在讓我難以拒絕他的一番心意，只好恭敬地收下並轉交給當初訪視他的慈濟師姊與急診社工同仁。阿仙伯也邀請我們到仙跡岩麥田支線的碳窯土地公找他。談話中，我鼓勵他身體狀況如果許可，可以去看看姊姊，嘗試與兄弟姊妹恢復連絡，畢竟人生到了這個階段總是需要互相關心、照顧。



這天，我帶著阿仙伯做的手工拐杖來尋訪他，無奈訪視未果。心中不免擔心他的身體和生活近況，但只能安慰自己：他現在起碼有健保可以看病，或許也重新與手足建立起聯繫管道，離開山居隱士的生活。

在這個社會的某些角落，仍有一些人過著不同的生活，他們或許從來不知健保為何物、生病時沒有親友可以照顧。他們可能因為不同的原因來到醫院，來到我們面前，但不論貧富貴賤，健康照護是人的基本權利，而社工也在這個

工作領域中協助這些人跨越就醫障礙，得到基本的健康照顧。雖然我們不能伴他們一生，也無法萬事俱足，但至少在相遇的時刻，給他們溫柔的對待。



社會工作室社工師 晴子